

從電影談般若空慧(2)：《金剛經》

演講人：李治華

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（佛學組）專任教師，兼任：華梵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、華嚴專宗研究所、法鼓中山精舍、法鼓人生雜誌電影專欄作家。

佛學研究領域：漢傳佛教哲學與經典、佛教生死學、華嚴經、楞嚴經、法華經、圓覺經、金剛經、地藏經、觀音經典、六祖壇經、佛法境教、電影與佛法。

出版專書：《楞嚴經新詮》、《智儼大師：華嚴宗義創建者》、《繁華三千：在電影中遇見佛陀》。

金剛般若的無住生心——通過愛的試煉到彼岸的《西遊記·女兒國》

摘自李治華《繁華三千：在電影中遇見佛陀》

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開場時須菩提問：「發無上菩提心之後，應如何持續安住於真心上，同時如何降伏妄心？」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）這也是《金剛經》全經的主旨與問題意識，《金剛經》要我們以「金剛」般的透明堅利智慧，通過心的試煉，超越生死大海而「到彼岸」（波羅蜜），圓滿菩提。

近年來，有關《西遊記》的影視作品不勝枚舉，其中鄭保瑞導演的《西遊記》系列電影——二〇一四年《大鬧天宮》、二〇一六年《三打白骨精》與二〇一八年《女兒國》，是其中的佳作，第二、三部對於唐僧的性格描寫，著重於追求佛道之人，在面對境界時，應如何調整自心，劇中演繹唐僧從人性昇華到佛性之間的疑惑與突破，大有可取之處。

唐僧師徒一行取經，經歷各種妖魔鬼怪與人性的考驗，修行必然會遭遇到軟硬兩極的試煉，唐僧遇見白骨精是「硬考」，在女兒國則是「軟考」；硬考的逼迫有助於驚覺與勇猛精進，而情關的軟考則牽扯難斷，愛情始終是文藝的永恆題材，且看唐僧應對兒女情長時，「云何降伏其心」？

唐僧的「紅鸞心動」

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《金剛經》開示我們用心的方法是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心不要住著、陷溺於某一對象中。

在《西遊記》原作中，唐僧一行來到沒有異性的女兒國，女王要求與唐僧結為連理，而令孫悟空等弟子們離境西行求法。面對此一難題，唐僧採納了悟空的主意——假結婚、真走人，心中始終堅如磐石。

不過，在電影《女兒國》一開場，唐僧師徒在河上行船，唐僧把玩著一塊豔紅石頭，就已隱含了唐僧「住色生心」而有紅鸞「心」動的徵兆，此時沙僧看見飛鳥雙雙對對，便問師父：「這凡間怎麼都是成雙成對的？」唐僧說：「萬法緣生，皆係緣分，一切隨緣。」沙僧又問：「萬一有一天隨緣隨到師父頭上，又怎麼辦呢？」唐僧猶豫地回答：「這個問題，讓為師——翻翻經書。」

片中唐僧表現出「書呆子」缺乏磨鍊的趣味形象，暗示了發心求道之人必須通過解行相應的考驗，這也正如《楞嚴經》、《摩登伽經》中「多聞第一」的阿難尊者，必須通過摩登伽女的情愛試煉。摩登伽女與阿難的初遇是在河邊，「河水」可象徵綿綿情意，摩登伽女對阿難的翩翩風采一見鍾情，墜入愛河；《女兒國》也以「忘川」、「苦海」之景為寓，此外女兒國主與唐僧的初見，是兩人同時墜落懸崖，後來女王又再度墜入苦海裡的唐僧小舟之中，反覆象徵著兩人墜墮愛河的意象。

不負如來不負卿

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！

《金剛經》開示，佛說的法，如渡河的船筏，過河之後尚應放捨，何況不如法的事情呢？

電影的主題曲表達了唐僧對女王的曖昧情愫：「世上安得兩全法，不負如來不負卿，反省凡心損梵行，從來如此莫聰明。既生苦難我西行，何生紅顏你傾城，如何抹去你身影，如同忘卻我姓名。」

顯然，此主題曲改自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著名情詩：「曾慮多情損梵行，入山又恐別傾城。世間安得兩全法，不負如來不負卿。」

倉央嘉措早年就有心愛的佳人，成為達賴喇嘛之後，不顧忌諱，創作浪漫情歌。

在《女兒國》中，唐僧對女王的愛意，類同倉央嘉措為愛煎熬掙扎的心境。在這求道心志的猶豫不決中，此時觀世音菩薩從水潭中出現，開示唐僧：「這世間，但凡能放下的，都是你未曾拾起的。你是選擇愛一個人，還是愛眾生呢？切記！重披袈裟之日，才是你啟程西行之時。」此後唐僧無論如何都無法繫上袈裟的扣環，唐僧必須歷事鍊心，提得起、放得下，方能繼續西行。

反觀女王願為真愛拋棄一切：「說什麼王權富貴，怕什麼戒律清規，心戀我百轉千回，快帶我遠走高飛。念什麼善惡慈悲，等什麼望穿秋水，任來世枯朽成灰，換今生與你相隨。」

後來，女王與唐僧漂流在「苦海」之中，這片大海回頭無岸，唯有領悟「情為何物」才能脫離苦海。兩人苦海行舟多日，瀕臨命危，唐僧伸出手來，要女王咬下一口唐僧肉，即可長生不老，但女王只咬出齒痕，彼此相約來生，這時苦海之門忽然打開，兩人登岸，準備離開女兒國，結伴西行取經。原來，「問世間情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」，正是通關心鑰。唐僧欲帶上女王西行，是如法、非法？

愛上一條河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《金剛經》開示，因緣造作的有為事物，緣生緣滅，短暫無常，不實如幻。

片中的女兒國先祖，由於遇到負心漢，這才建立只有女人的國度，並以法術結界，無法自由出入。女兒國的國師年輕時曾在水塘邊，招感到國界外的忘川河神，雖然無法和他實際相處，但兩者朝朝暮暮愛戀相思。後來女孩接任國師，下定決心扮演好國師之職，守護年幼的女王，不再和河神接觸，「愛上一條河，卻要守護一個人。當我們還在等待愛情開始的時候，原來已經走到了盡頭。」只因先祖典籍記載：「男人乃萬毒之首，情愛之毒，無藥可解。」

國師嚴守清規，毅然斷絕男女情愛，並要殺害闖入女兒國的男人，以絕後患。反觀女王，決心追隨唐僧離開女兒國，但在先祖的詛咒之下，於國境邊緣昏厥不醒，唐僧護送女王回宮，女王昏迷多日後醒來，明白唐僧不捨拋棄自己遠行，但女王告訴唐僧：「我做了一個夢，你蓄起了長髮，我們一起慢慢變老，但是，你不快樂。」

此時，由於女王與唐僧的真愛，破壞了先祖的結界，忘川河神得以進入女兒國，尋找等待了二十年的愛人，當河神與國師相遇，國師雖然不忘舊情，但斬斷情

絲的決心早定，對河神決絕地說：「你去找大海。」（暗喻大海才是河的歸宿）河神在盛怒之下，漫起洪濤巨浪，瞬間將女兒國人民打沒水中。

唐僧在水中看見屍體漂浮四周，十分震驚與不忍，當下領悟到了人世悲苦無常，兒女情長並非真實的出路，西行取經方是光明大道，因此祈請如來，感召如來出手，及時救回眾人性命。此刻女王游到唐僧身旁，在水中將唐僧的袈裟扣好，四目相對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在生命無常的現實之下，唐僧與女王都深刻體會到了兒女情長只如夢幻泡影。

門一直在那裡

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

《金剛經》開示，若菩薩能做到不執著對象而實踐平等布施，這樣才能有智慧看清一切，就如同日光明照。

國師泯滅感情的決絕、河神毀天滅地的愛恨、女王始終付出的真愛，以及唐僧的兩全掙扎，若從人性來看女兒國的男女之愛，從愛恨情仇的極端對立，到付出真愛不悔，終至領悟愛的真諦；從小愛到大愛，從愛個人到愛眾生。不過，這些或許都仍不離《金剛經》在在指出的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（永恆）」的四相執著之中。

如何離四相？影片中，「觀世音菩薩」的角色代表慈悲觀照形形色色的眾生音聲，更提醒眾生要照顧好自己的心聲。「如來佛」代表無明夢醒，雨過天青，正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唯有領悟無執的空慧，才能如觀音菩薩慈悲喜捨、隨緣示現。

「忘川」在民間的傳說中，要過忘川就要喝孟婆湯，忘卻記憶，劇中忘川河神與國師代表壓抑記憶的角色，但縱使想忘卻忘不了，記憶總在某處生起，乃至引發濤天巨浪。忘情不是硬生生地忘卻彼此，而是從愛欲中幡然醒悟愛的真諦，懷著喜悅重新出發。片尾唐僧清亮地叫聲「出發」，師徒一夥又朝西行，振奮人心的悠揚音樂俱時響起。

《楞嚴經》云：「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」天長地久你我相思，愛恨綿綿無絕期；倘能頓悟真情，剎那即永恆，長情大愛是不必彼此繫縛的慈悲喜捨。正如唐僧最後對忘川河神說：「其實，門一直在那裡，走不出去的始終是我們自己。」